

# 让“非遗”不再遗憾

□ 李盛丹歌

Z 星期話題

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文化遗产生存环境却渐趋恶化，面临诸多遗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局长王进痛心地说，“在许多地方，从事‘非遗’的人员减少，老者离世，后继无人，很多‘非遗’传承人为此而担忧”。

如何在充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发挥创新思维促进“非遗”的传承？国家对“非遗”传承人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如给予生活补贴，改善传承人的工作生活条件，对传承人授徒传艺给予扶持等。但是，这些措施尚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何更好地发展和利用好“非遗”，变成了大家最关注的问题。

很多人都在想办法、出主意：“非遗”走进课堂，提高补贴经费、提供免税等优惠政策……所有的努力，无非是想让“非遗”不再留下遗憾，也的确在操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要真正实现活态保护与传承，还需要长期、细致的工作。

## 非遗的“遗憾”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正式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开启了关于“非遗”保护的全球合作。随着缔约国的数量越来越多，登录“非遗”名录的项目越来越多，“非遗”保护的任务也越来越大。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与发扬，随全民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的逐步提高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更多依靠具体传承人的“非遗”项目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却更为复杂。

与许多“非遗”项目在“非遗节”上“热闹”无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不少“非遗”项目在现实中却面临“濒临灭绝、几近失传”的困境。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很多产生于农村的民间技艺，尤其是展演性的“非遗”项目严重缺乏平台，传承人不再靠此谋生。成都市文化局党组书记、

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是传统文化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遗”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作为文化遗产大国、人口资源大国，想要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要在全面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的基础上抓人才培养，并且“从娃娃抓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主任杨治说，“现在有很多小学除了国家教育大纲规定的必选课程外，也加入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这一点值得继续发扬。例如，北京就有很多的小学设立了京剧、昆曲、曲艺、太平鼓等传统技艺的课程，受到了很多学生的欢迎，甚至带动了很多学生家长都加入到学习这门技艺的行列中”。

“非遗进校园”为“非遗”传承提供了一个平台，更为在青少年学生群体中寻觅潜在的传承人打下了基础。“非遗”的浸润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推动了中小学素质教育，也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校园文化。一些地方借鉴这样的成功经验，开展了“非遗进农村广场、进城市社区”等活动，把彝族的三跺脚、藏族的锅庄等简单易学的民族舞蹈改编成健身操……诸如此类的推广，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 生产性保护

“从古到今，新繁镇处处有棕叶，户户有棕编，人人会用棕。”成都新都巧帆棕编专业合作社经理杨济铭说。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棕编技艺，在生产生活工具的使用上已越来越少，当地在抢救性保护的基础上，坚持实施“生产性保护”，

2008年以来，形成了“基地+合作社+生产车间+棕编艺人”的运作模式。如今，棕编艺人“调整方向”，凭借棕叶质地轻柔、耐磨等特点，使之成为了制作凉帽、凉扇等生活用品的材料和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等艺术工艺品的原料，受到市场欢迎，带动了当地3000多名妇女居家就业，实现总产值1500余万元。

生产性保护主要是针对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部分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本届“非遗节”则首次引入了“全国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保护成果展”。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方式对具有生产性质和特点的“非遗”项目的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不少制约发展的因素。

如果打着“非遗”金字招牌进行过度开发，一味追求产品数量、经济效益，导致“以假乱真”，就会丧失“非遗”产品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对“非遗”保护造成严重损害。

“手工制作特色是‘生产性保护’的一个底线。”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处长马盛德认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如果一旦冲破手工“底线”，项目的制作工艺被完全机械化，完全被现代工艺所取代，那将会断送这些“非遗”项目的生命，也就丧失了它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

有关专家表示，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大对“非遗”项目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是更好的发展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关键因素。开展生产性保护要认真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充分挖掘“非遗”项目的内涵，把握好“生产”尺度，既要避免“门可罗雀”、“后继无人”的惨淡状况，又要防止受利益驱使而过度开发，从而保证一个一个、一项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开滦博物馆依托煤矿而生，仿佛煤炭一般静默而饱蕴能量。

慢慢走进它，就仿佛跨进一条源远流长的黑色长河，会细细品味出那些鲜为人知的煤炭文化，以及在这方土地积淀百年、中国近现代史上风云激荡的工业文明。

煤炭，不仅是能源。煤炭，也有着别样的文化意蕴，只是很少有人愿意去读懂。

“森林与海洋的曼舞”，开滦博物馆用这个充满诗意的句子，来描述煤炭的诞生。这是一场令人震撼的实景电影——

站在270度的环绕大厅里，四周陈列的仿真树木高大茂密，忽然，一道道蓝色闪电破空而下，紧接着，大厅顶部的白色帷幕缓缓落下，幕布上映出滚滚海浪，似乎要将人紧紧包围。成片的树木开始倒塌，在波涛汹涌的水中不断翻滚，逐渐沉没，这时形成了初级的煤炭——褐煤。地壳开始剧烈运动，褐煤被更深地埋入地下，在隔绝了空气、长期高温高压的环境里，褐煤中的氧气被挤了出来，碳含量逐渐增加，时间流淌过了2亿多年，当初的树木变成了今天黑色的原煤……

如果说煤炭是开滦博物馆的基石，那么，琳琅满目的工业遗迹则是它的骄傲。不是只有玉石书画才有文化气息，那些记载了近现代中国艰辛工业化历程的铁路、矿井、机车，同样有历史厚度。对于博物馆，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如何把文化视野放得更宽广一点？

## 走进开滦博物馆——

### 寻找被历史

## 尘封的工业遗迹

□ 来洁

两节锈迹斑斑的铁轨，是1881年唐胥铁路通车的文物，那段铁路是我国今天7万多公里铁路的起点；长5.7米的黑色龙号机车，曾经拉响了我国铁路运输史上的第一声汽笛；一张薄薄的开平老股票，述说着开滦煤矿作为近代中国最早股份制企业的辉煌，是我国迄今存世最早的股票……

“馆内老档案共4万余件，可以说是我国家煤工业发展的一部编年史和活化石。”开滦博物馆馆长马长生说，“19世纪下半叶，‘洋务运动’催生了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然而，能够反映其发展进程的工业遗迹却在迅速地消失。开滦有责任挖掘和保护好这部分历史，不能让它成为空白。”令人欣喜的是，今年5月初，“开滦唐山矿早期工业遗存”晋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漫步在博物馆内600米长的展览线上，每一个展厅都在诉说着开滦厚重的历史文化——“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煤炭工业的兴起和发展走过了怎样的艰辛历程，一座开滦煤矿如何托起了唐山和秦皇岛两座城市，“他们特别能战斗”是开滦精神的写照，开滦工人在早期建党、五矿大罢工、反抗日伪压迫、支援国家建设、抗震救灾等不同历史时期作出了哪些贡献，改革开放后开滦集团又是如何开拓进取，保持百年基业长青……

最令人感叹的是，开滦博物馆不像大多数博物馆那样是静止的展示，它“活”着！

博物馆旁边就是我国第一座机械开采的矿井——唐山矿，至今仍然保持着每年400万吨的产量，是开滦煤矿的主力矿井。来到博物馆的游客还可以从博物馆第四层乘坐模拟罐笼直达井下，走一番“井下探秘游”，在纵横交错、面积达5000平方米的古巷道遗址内，参观时空画廊、采掘再现、地质世界、时空穿梭等八大景点，亲身体验从原始采煤到现代采煤的历史演变进程。

这座别样的博物馆，有着别样的美丽。

# “清蒸螃蟹”何以难敌“发霉馒头”

□ 章木扬

对于观众群体来说，在影院里最迫切的需要是求得精神上的放松，就好像已经饿极的人只能先求果腹，“清蒸螃蟹”似的文艺片自然敌不过娱乐片中的“发霉馒头”了。

最近几天，《富春山居图》成了一部现象级的电影，关于它的各种吐槽也成了一种现象。甫一上映，各种让人忍俊不禁的影评就层出不穷。最近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富春山居图》！我不好意思说它是电影，因为它没有观众需要的一切，故事和人物关系都是神秘的后果……让人感觉是看了100个面向农村的高科技和性产品广告。

一个“长广告”可以卖到近3亿元的票房，而获奖众多的《逆光飞翔》却遭到冷遇，这让不少人不解、困惑乃至愤慨：难道只有烂片才能卖钱么？

观众对娱乐片的质量不加挑剔，说到底

还是因为纯粹的放松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在多种需要未获满足前，人总是选择首先满足迫切需要；迫切需要满足后，其他需要才显示出其激励作用。对于以年轻人为主的观众群体来说，在影院里最迫切的需要是求得精神上的放松。

对此尚有疑问的诸君，大可打量一下如今的观众。他们十有八九怀揣最新的电子设备，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处理信息上：要么边走边刷手机，要么边跑边对着手机大吼。这让他们压力重重，焦虑不已。就像夏目漱石在《后来的事》里形容的，“除了自己眼前的事，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劳顿使他们无法思想。精神困倦和身体衰弱，不幸同时降临”。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甩脱焦虑放空自己的地方。在电影院里，他们不必为愁眉苦脸的孩子、一本正经的老板和牵着恶狗的邻居——各种乱糟糟的烦心事所困扰。只有轻松下来之后，他们才能设法思考，才有时间考虑审美问题，就好像已经饿极的人只能先

求果腹一样。

然而纵观最近的档期，真正能让人轻松的国产片实在少之又少。《枕边有张脸》那样的恐怖片容易引起精神紧张，像《大片》、《光辉岁月》这样的片名让人不知所云，唯一差强人意的《中国合伙人》早已是强弩之末。菜单实在太贫瘠，饥饿的观众也就顾不得那么多，只能捡起《富春山居图》这样的“发霉馒头”——就算算点再多，至少其中还有还算养眼的刘德华和林志玲聊以充饥。相比之下，像《逆光飞翔》这样典型的台湾文艺片则像“清蒸螃蟹”，美观美矣，可一番饕餮需要付出感情和思考，还不知道能不能填饱肚皮（精神放松），甚至还有越吃越饿的危险。这样的高端秀，需要闲情雅趣，实在只适合已在别处解决了精神温饱的少数人，排片少票房低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实不只是在中国，在欧美的商业院线里，“清蒸螃蟹”也敌不过“发霉馒头”，《林肯》也卖不过《星际迷航》。近

日，著名导演卢卡斯表示，将来，所有大银幕都会放映大制作电影，更加小众的内容则会出现在小屏幕（比如网络视频）上，只要有少数人买单就能活下来。而法国文化部长菲利佩提6月13日在《世界报》上撰文说，市场机制不具备评价文化产品的特殊价值的能力。因为市场的逻辑总是偏爱统一化、平整化，力图通过简单化以取悦最大的人群。我们不能将文化抛弃到市场的盲目规律中。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致力于为多元性提供便利（比如艺术院线）。正因如此，才有了今天多样、大胆，又被观众所喜爱的法国电影。

也许商业院线就像大排档，做饭的快捷，吃饭的轻松，虽然偶尔也供应口味独特的小吃，但大部分饭菜还是供上班族填饱肚子用的。不论这大排档开了多少家连锁店、有多大的营业额，都是如此。而像“清蒸螃蟹”这样的精心之作，则只能在私家菜馆里寻了。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编辑 张济和 何东完

李丹 梁婧 敦蓉

邮箱 jjrbzmzk@163.com